

齐山访梅

许俊文

湖畔有两株梅树,每年我都要去探访一次。

说“读”,可能更确切些。在我眼里,每一朵梅花都是纯净、至美的文字,是冰雪提炼的大地之魂,点缀在苍劲、黑铁般的枝头;枝干上铆钉似的结节跟花朵一样繁密,暗示着它们生命的沧桑。

品梅我不够格,自己没有古人的那份闲情逸致,更没有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清高与儒雅。至于恬淡好古、植梅蓄鹤的宋代诗人林逋,高标为“梅妻鹤子”,我更学不来。我承认,自己就是一介俗人,身上散发着扑不掉的烟火气味(偶尔想想,是另一回事)。况且,我的灵魂也说不上多么干净,离冰清玉洁那就更遥远了。因而不装,善待五谷,踏实码字、种菜,吃自己该吃的,做自己该做的。已故散文作家苇岸曾自嘲,说自己不适合活在二十一世纪,生在二十世纪也是个错误。对其,我欣赏、敬佩,可我委实学不了。

那两株梅树生长在平天湖畔的齐山上。初次与它们邂逅,应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刚来到这座江南小城,上无片瓦,租住在间破败不堪的平房里。那栋小瓦房依山而建,室内后墙根下有一道黑乎乎的水槽,与两边放置杂物的房间相通,从山体上渗下来的水,通过水槽排到室外的窨井里。室内潮湿、霉腐的气味很重,白天晒干的被褥,早晨起来总是湿哒哒的;尤其是讨厌的老鼠,在水槽里窜来窜去,扰得我整夜难以入眠。我拥衾而卧,仪式性地追溯起一些往事,一些情节闪过我的意识,像雨夜一束灯光里掠过的雨丝,没有着落。我感到一种近乎具体又抽象的哀伤。

那些日子,坏心情像一块积雨云罩在头顶,阴阴的,有一种无法称重的压迫感挥之不去。我借助漫无目的的行走,企图把它甩掉。记得那是一个飘雪的日子,我沿着湖畔的一条阒寂的小道上了齐山。飞雪的空山了无人迹,亦无鸟兽迹,我把自己沉重的脚印一枚枚地盖在雪地上。那些深深浅浅的印窝里,有彷徨、哀怨,有喟叹与挣扎。那个下午,我几乎把齐山上的每一条萧索的路都走了一遍。

约莫黄昏时分,两株梅树与我不期而遇。一株绿梅,一株红梅。

当时给我的感觉,它们好像在此等了我很久,恍若地老天荒,以致身上披满了沧桑。我停下来,看看四周,雪地上没有留下任何人的足迹,这时我就更加坚信它们是在等我了。一个人在其内心极度苦闷、脆弱时,大自然往往会成为他洗礼的教堂,而寻常那些卑微的草木,都有可能被我们视为写在大地上的经文。

这两株梅树,生长在山中一个荒凉的院落里。我透过门缝看了看,里面寂无一人,廊檐下,铺着一层落叶与鸟粪,想必其空置很久,而那两株梅花却兀自开得欢天喜地,仿佛一点也感觉不到萧索与寂寞,它们似拈花微笑的佛,内心轻漾

着欢乐的涟漪。

此时站在院外的我,猜想着,这世间万事万物也许有隐秘的牵连,譬如我与这两株梅树。也许每个人无可名状的命运,都和现实中某种具体的事物相牵连,但你无从得知究竟是何物。即便它们是引渡者,我们也浑然不觉。

我还是被雪中怒放的梅花感动了,像一位朝圣者,佛性在心中冉冉升起。花朵送来淡雅的香气,那香气中有着冰雪的冷凝、寒彻的况味,说“沁人心脾”,一点都不过分。就在我凝神看梅时,山下寺庙里晚祷的钟声响了。寂静的空山把钟声放大了许多,一下一下叩击着我的心扉,好像整座山都在微微颤动。滞留在银灰色云层上的雪片,好像是被钟声敲落下来的,带着天使般的微笑,安详地落在院落和屋瓦上,落在梅枝和花朵上,蓬蓬松松,白里透着莹莹的绿意和点点猩红。

多年后我想,那天倘若换成其它季节,在此后的经年里,恐怕我也不会一去再去齐山。

这世上有些物事,是可遇不可求的,它们就像这齐山上的那两株梅花,在最恰当的时候被我遇见。还有那场雪,那晚铸的钟声和彼时的心境,如果这里面缺少任何一项,就可能不会有今天这篇写梅的文字。

再访齐山之梅,是次年的事。那天虽有暖昧的阳光,风却很大,我赶到从前的那个院落时,梅花已经开始凋谢。这一次的钟声显得漫不经心,也舒缓了许多,犹如一支不枝不蔓的抒情曲,简洁而明快,在空谷间悠悠回荡。前一声还未散尽,后一声跟着到来。钟声每响一下,就会从树上飘落一些花瓣,像被寒风吹起的绿的、红的雪片,旋了几圈,复又落下。它们给我的感觉,好像是露珠落在露珠上,雪花落在雪花上,往事落在往事上,时间落在时间上,是那么自然、优雅。我想起朋友何正国先生《梅花辞》的后半部:

如果要看梅花
就选个好日子好时辰
等明月越过西楼
且陪我一起
醉倒在花阴里

等到一树梅花谢了
世间的尘埃
也终将落尽

其实我并未刻意选择探梅的日子,但巧合的是,第一次与第二次还是冥合。此后,我每年都会安排在同一天——小寒的最后一日去齐山访梅。我认为这样才有仪式感,否则会觉得潦草与敷衍。梅花呢,也守约,每次去都不会让我失望。

从此后,我的人生境况慢慢地好起来,但我始终没有间断去齐山探梅。如今,那两株梅树已高出院墙许多,枝上的花朵更加繁密了。

昨天我又去了一趟。这是我第十四次的探访。去之前,我曾翻阅了东山魁夷的画册,在一幅《唐招提寺 御影堂》上发现了一株梅花。从画面结构看,那株梅花只是招提寺的一种陪衬,一场风雪刚刚收场,古寺静谧得近似于虚无,两栋错置的寺庙殿堂大歇面的瓦面上,铺着一层薄薄的雪,隐约透出不可捉摸的禅意,而殿前的那株红梅,开得正欢,它好像是北方春天最早的孩子,给其它花朵和青草带路……

是的,它也给我带过路。



采春 欧阳冰云 摄

老罗折纸

明前茶

谁小时候没有折过简单的纸飞机?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是,假若我有幸拍电影,我一定以一只舞蹈着的纸飞机作为开头,它逐渐占满屏幕,就像电影《阿甘正传》开头的那片羽毛一样,象征着人生的自由飞翔和无限可能。

但是,除了纸飞机,需要折叠三十几下才能饱鼓鼓蹲踞在桌上,好像随时能鼓腹而鸣的纸青蛙,对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也是有难度的。所以,你可以想见当我见到老罗用一张厚实的深色纸,不剪不粘,一气呵成折出的昆虫、鸟、花、恐龙,还有长着美丽犄角的公鹿,会有多么惊奇:怎样会有50岁仍然迷恋折纸的男人?而且,因为极度的迷恋,他最近辞去了大学里的教职,打算全心全意折纸谋生,就像小时候梦想的一样!

一个数学教授,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,还有天真的?

“只要你细看我的折纸作品,你就知道我配有这份勇气。”

老罗折得最多的,是昆虫和花。他是云南人,少时在雨林里长大,见得最多的,就是蝴蝶、蜻蜓或者个头惊人的蜜蜂,摇颤着它们独一无二的翅膀,在花蕊上逗留。凭借这份纯净的记忆,他连苍蝇都折得无比可爱,西双版纳的苍蝇有着纤细的足和透明如黑水晶般的复式大眼。蜻蜓则有三个单眼,身体有深红色的,也有灰蓝色的。在老罗的桌子上,我第一次看到蜻蜓薄若蝉翼的翅膀有着圆润的棱线,立体而神秘,犹如隐形战机的翅膀。老罗说这是盘旋于他脑海的“蜻蜓之王”,也许在某个了无人烟的雨林里真实存在着,在亚马逊雨林,不是出现过很多挑战我们想象极限的昆虫,曾经让仿生学科技大受启发?

正是这种信念,让老罗迷醉于琢磨昆虫的前后腿怎样从它们的身体里伸出来,粘满绒毛与花粉;也让他有耐心去揣

摩,怎样用折纸产生的自然光影,去表现一只鹿,或一头熊,运动中肌肉的鼓突。出人意料的是,所有的走兽,都是从它们的头顶细节一步步推演出来的。比如公鹿,肯定是从它一对树杈般昂扬的角上开始折叠,继而折叠出耳朵和整个头部,然后才是身体与四肢。

遇到挑战时,老罗的数学教师背景会帮他的忙。比如如何将一头棕熊的耳朵从纸片中央“扯出来”,这需要脑子里有丰富而精巧的逻辑推理关系,有几何立体模型的空间想象。很幸运,老罗能通过演算,将空前复杂的折纸模型建立起来。

折纸是消遣,折纸艺术品也仅仅是一种摆设?那可不见得。老罗已经和不少大学和科研院所所有合作,将折纸运用于医疗和汽车设计。比如,研究怎样将心脏支架巧妙地折叠起来,等它通过血管放置到堵塞位置时,再悠然打开;再比如,研究人造器官怎样更无痛楚地植入人体——如果可以将人造器官折叠着植入人体,然后展开使用,这样病人的手术切口会小很多。老罗也研究过汽车的安全气囊平时应当怎样折叠,当遇到意外撞击,气囊砰然展开时,不会撞断驾驶员的肋骨。

最近老罗开始迷恋给他的折纸作品“铸铜”,就是先将匪夷所思的大型昆虫、雄鹰、麋鹿和外星生物折好后,在外面浇筑一层铜。于是,它们就像大型网游故事中的主角一样,闪烁着乌泱泱的青铜色,或者温暖奇丽的红铜色光辉。这正是老罗与电影公司合作的开始:很快,他的铸铜甲虫与外星生物,将成为科幻电影中性格复杂的形象,编导会将老罗的数学模型输入电脑,创造科幻世界的战争场面。

也许,这些外星生物的身子骨是用修复古籍的纸张折的,但它们却创造了瑰丽的未来世界,在老罗眼里,还有什么,比这更能沟通过去与未来?

